

《紅葉傳聲集》評點研究

姚大勇^{*}

<目次>

1. 引言
2. 周棠與尹廷琦
3. 周棠評點
4. 周棠批改
5. 他人評點
6. 結語

1. 引言

文化的交流常非單向，而是雙向，甚或多向，也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間取長補短，推陳出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鮮人柳琴隨使攜當時朝鮮詩人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的詩作來中國，呈教于京師士林，中國文士覽之大驚，詫異于東邦文士詩作之佳，李調元遂爲之作序，潘庭筠亦爲之題跋，成《四家詩》(又名《韓客巾衍集》)。之後不久，柳得恭來中國，與中國文士交往甚多，復選中國、安南、琉球、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當世詩人的詩作，爲《並世集》。《四家詩》和《並世集》相繼成書，前後輝映，可說是中韓兩國文化雙向交流的典型例證。朝鮮後期文士尹廷琦的詩作，在中韓兩國，皆有人予以評點和修改，並保存至今，其規模、影響雖不及《四家詩》，然也是中韓兩國文士之間文字交往的範例，成就了兩國文學交流的一段佳話。

* 高麗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副教授。

2. 周棠與尹廷琦

尹廷琦(1810—1886)，字奇玉、景林，號舫山，本貫海南，從外祖父丁若鏞問學，經史之外，也擅辭章，著述有《易傳翼》、《詩經講義續集》、《東環錄》、《物名考》、《舫山遺稿》等。¹⁾ 其中《詩經講義續集》、《東環錄》系補充其外祖丁若鏞之《詩經講義》、《我邦疆域考》等相關著作而成。

筆者所見尹廷琦詩集為三種版本。一為朝鮮抄本《舫山遺稿》，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上、下兩冊，上冊《紅葉傳聲集》、《黃花屋閒話》、《春星堂記事》各一卷，下冊《白鶴館剪燈錄》一卷，均為詩歌，共四卷(以下間稱《抄本》)。一為石印本《舫山先生遺稿》，三卷兩冊，1939年印行，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於2008年3月在《茶山學團文獻集成》第三輯中將其和《易傳翼》一起影印(以下間稱《印本》)一為抄本《尹舫山詩稿》，收於《韓國詩話叢編》第十一冊，名《舫山詩話》(以下間稱《影本》)。其中抄本《舫山遺稿》有舫山門人李宗鎬《舫山先生遺稿跋》，對此抄本成書有明確說明：

先生號舫山，性恬雅，有冰蘖之操，世守清貧，環堵蕭然，固自如也。惟以文墨自娛……其所著之詩與文，俱有望洋之美，而迄無鋟梓壽傳者，尤可歎惜。某嘗從事於門下，至今警效猶在乎耳。搜得篋笥所載，親手詩草二卷，不覺金丹之感，與露謹抄，以為先生不朽之資。至若序紀箴牘、讀書私記十二卷，《東環錄》四卷等書，未及摺摭而完輯之，不能無有闕之憾，而留埃後之同志。²⁾

此跋後自題作于“癸巳六月下澣”，按李宗鎬行實，癸巳為一八九三年，也即此

1) 據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編《韓國漢字語辭典》第二冊第157頁，檀國大學校出版部2002年6月修訂版。尹廷琦生年據其門人李宗鎬《舫山先生遺稿跋》：“丙戌(一八八六)春，先生沒，嗚呼，惜哉！”見抄本《舫山遺稿》。

2) 李宗鎬，《舫山先生遺稿跋》，抄本《舫山遺稿》，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抄本成於舫山謝世後七年。據此跋可知，舫山一生雖作詩文甚多，但在其生前並未刊行，李宗鎬作為舫山門人，在舫山謝世後，看到恩師親筆詩稿，重為抄錄，以為紀念，並冀廣其傳，舫山的其他遺文以及《東環錄》等著作，李宗鎬也明言未及收拾，只能留憾以待將來。現存舫山詩歌的三種版本中，以此抄本的成書過程最為明晰，此本也可說是舫山詩文最早，最能保持原貌，也最為可信的本子。

這三種傳本中，皆明言此詩集是朝鮮人塞琴尹廷琦原著，中國會稽人周棠批評。如抄本於“舫山遺稿卷一”下署“塞琴 尹廷琦著”，隔行並署“會稽 周棠 批評”；影本“尹舫山詩稿”下署“塞琴尹廷琦著”，另起一行又題“燕上批評 會稽人周棠在燕京雙管齋批評号少白”；印本於卷一中將此單列，作《蘭西批評》，後記曰：“此余昔年作也。會稽人周棠蘭亭西客在燕京雙管齋批評”。這些記載也說明周棠是在燕京(今北京)對尹廷琦詩進行評點。那麼，周棠謂誰？

周棠(1806—1876)，清浙江山陰(又名會稽，今紹興)人，字少白、召伯，號蘭西，諸生，曾官光祿寺署正，工畫山水花木，頗得高逸之趣，晚年畫石，奇傑雄偉，玲瓏內蘊，被推為清代畫石第一，“朝鮮人朝京師者，每乞其畫歸。”³⁾

周棠雖以繪事著稱，然也擅長詩文⁴⁾，晚年畫石常“信腕揮灑，隨筆題句”，如其留下的留傳下來的《自題畫石》四首：

閉門積雨徑封苔，山影浮螺入座來。欲借匡廬新蔔築，畫屏遙對主人開。
掃地焚香坐畫禪，箇中邱壑問青天。兩餐鬻飯耽清福，不怕人問旱石田。
花落空庭蜨翅閒，碧闌幹外夕陽殷。道人醉臥不支枕，時有清風掃竹關。
小雪紅爐暖曲房，冰融焦硯黑痕香。窗前不著梅花景，閒卻玲瓏石半牀。⁵⁾

這數首詩寫景如畫，清婉可誦，從中可見周棠之詩歌藝術與詩學眼光。周棠晚年以畫石聞名中外，與朝鮮人交往也較多，來京師的朝鮮人常購其畫歸。周棠應是

3)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卷四，《清代傳記叢刊》第74冊，明文書局1986年1月影印本。

4)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于周棠名下著錄二書，一為清寫本《周少伯書詩稿》，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為鉛印本《少伯公遺稿》，藏安徽省博物館。周棠字少白、召伯，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型大小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也未言周棠有少伯之號，未知這兩書是否即為周棠著作。

5) 李清之編輯，《清畫家詩史》庚下，《清代傳記叢刊》第77冊。

其晚年寓居京師時，對尹廷琦詩加以評點。那麼，尹、周二人，是否相識并晤面呢？

尹廷琦未見有來中國的記載，他與周棠終其一生不會有見面的機遇。既如此，周棠又是如何得見尹氏之詩？

印本《蘭西批評》的記語下又有小字注：“送燕詩，片金既少，全璧絕無，在當汰刪，然此錄存以志餘悔，且少白之評，足為幽柯之睨則。”這節話出於舫山之口，明謂周棠所評之詩是自己以前所作，是“送燕”，即特意送到北京向中國文士求正，並未說自己曾去過中國。另他也自謙地說明自己的這些詩作頗多瑕疵，本不足道，原屬刪汰之列，之所以還將其錄存下來，是欲以此顯示對自己以前創作的悔意。許多文士少喜詞章，晚悔少作，舫山也與他們相仿。同時尹氏也說明，周棠對自己詩作的批評，完全可稱為是“幽柯之睨則”。孔子曾言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⁶⁾孔子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以說明為人處世，忠恕為先的道理，舫山在此則引申之，將少白所言作為學習作詩的準則。可見舫山本人對周棠的批評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對周氏本人也極為推重。

與此相映，尹廷琦也在《舫山遺稿》的《自序》中云：

詩不欲多，多則沙礫不盡淘汰，未必一一藍田之寶。余素不業詩，詩從《六經》中出來，方為有源之學，不爾則覆瓿耳。詩其可率作哉？昔年以《丹楓》詩卷付燕价行，受周小白批評以來，無一全璧⁷⁾，適足見笑於大方，其多悔矣。其外江行山眺，泊夫酒席論交之夕，靜室遇境遣興之處，畧有所得，錮疊塵篋，已積年所，舊藁叢殘，有足悲者，試以蒐揀，百取一二，蓋欲寧簡而勿煩，恐或媮母無鹽，醜厭人眼，直不過瓦石中砒砒，聊輯成卷，尾附《丹楓》詩卷，總題之以《紅葉傳聲》云。⁸⁾

舫山在此《自序》中除了指出詩應本諸《六經》，不可多作妄作，敘述了自己的這些詩的創作經過和命名原因，同時也說明自己“昔年以《丹楓》詩卷付燕价行”，

6) 《禮記注疏》卷五二《中庸》，《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9月影印本。

7) 按，“璧”應為“壁”。

8) 尹廷琦，《自序》，抄本《舫山遺稿》。

係將自己詩作托朝鮮出使中國的使者帶至中國，自己並未親至燕京，更未與周棠晤面。可以說，周棠與尹廷琦純粹是文字之交，周棠評尹氏詩，也完全是就詩論詩，不摻私見。尹廷琦另於《自序》中也謂，自己昔年以《丹楓》詩卷送周棠批評，後所作詩，亦尾附《丹楓》詩卷以行，總題之曰《紅葉傳聲》。此外，印本《舫山先生遺稿》也於《丹楓》詩題下注曰：“丹楓，故曰紅葉，此即《紅葉傳聲》也。”於此也可見《紅葉傳聲集》得名的由來。

周棠也有《謹題舫齋詩稿跋語》，其文稱：

今誦貴稿，繩趨而尺步，誠樸如鄉人，驟視無足短長，然叩其聲泠泠然，其色溫如也，固已進于玉，而非類燕石之欲欺于一時。夫名山韞玉，氣如白虹，此特據已成之候言之也。原其初埋沙土者幾何年，近傾裂者幾何年，設當嚮時而名之曰玉，不幾妄乎？然而天生玉必非石，有求玉之工而價自存也，迨入琮璜之列，而玉又有差，此殆天所付之位置而非泥塗砂礫之與足言者，況玉僅成于一琢，而我先生則一琢再琢而不可量耶？因得讀此稿，用誌鄙語，以勉冀于琮璜而更有進，毋為燕石者之反為口實，則幸甚焉。⁹⁾

周棠在此跋語中委婉地解釋了對舫山詩修改的原因，是希望其如玉石，能經雕琢而入“琮璜之列”。此跋語後題：“咸豐甲寅(一八五四)上元節蘭亭西客少白弟周棠拜草。”從跋語原文和題署，也可見周棠對舫山這位未曾謀面的朝鮮友人及其詩作，也是滿懷尊重，並未因對方是異邦文士而心存鄙視。另也據以可知，至遲在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上元節(元宵節)之前，周棠已將尹廷琦的送來的詩作評點完畢。

周棠與尹廷琦萍水“難”逢，僅為文字之交，然二人可謂惺惺相惜，互相推重。周氏評改尹氏詩作，頗有眼光，也見功力。雖因傳本不同，文字間或小異，然抄本與印本、影本之間，可以互相參證補充，見微知著，實具文獻和批評價值。

9) 周棠，《謹題舫齋詩稿跋語》，抄本《舫山遺稿》。按，“舫齋”，原本如此，應為“舫山”。

3. 周棠評點

周棠對於舫山詩作費力甚多，多方批評、圈點、改動，其最基本者為圈點，即以傳統的圈點之法，直接標出舫山詩中的佳句妙語。現存的抄本與印本、影本中雖沒有少白圈點的原始痕跡，但是在相關的語句下均注明“少白批圈”等字樣¹⁰⁾，揭櫫為少白所稱賞的詩句，例如：

“楓落汀洲詩亦冷，菊垂庭院夢俱香。”(《秋杪往斗陵偕內史丁蓮史大林夜話》頷聯)

“前路三千勞屈指，寒雲一抹是幽州。”(《送閔翰林致庠赴燕京書狀官之行》五首之一末兩句)

“牙旗暖透玄菟雪，玉節風回蓋馬春。”(《奉別尹尙書崧溪定鉉按察關北》二首之一頷聯)

“客心悵似鴻邊郭，詩境寒於鷺外汀。”(《姜進士應周宅偕韓校理敬源、李孝廉龍鎮夜話》二首之二腹聯)

少白於這些詩聯下，均予以批圈，點明其為佳句。從這些圈點之處，既見舫山詩的特點，也顯少白之眼光。即如“楓落汀洲詩亦冷，菊垂庭院夢俱香”一聯，運用唐代崔信明的名句“楓落吳江冷”，而又加以變化，以環境(楓落汀洲)烘托詩境之冷。另謂庭院中秋菊開放，夢境也與菊花俱香，以香寫夢，看似不合情理，實則這是運用了古代詩歌中的通感修辭，“在日常經驗裏，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¹¹⁾在此將目之所見、鼻之所聞與意之所感合於一處，物境也與心境相應，所展現的人之品性、情意也如菊花樣雅潔、溫馨。與此聯類似，另一聯“客心悵似鴻邊郭，詩境寒於鷺外汀”也是以環境(鷺外汀)襯托詩境之寒，另以形象的比喻(鴻邊郭)，道出客心之惆悵，

10) 本文所引對尹廷琦詩的評點和批改，凡未注明者，均據朝鮮抄本《舫山詩稿》。

11) 錢鍾書，《通感》，《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月第2版，第65頁。

從而將淒涼無緒的心境自然呈現於筆端。《送閔翰林致庠赴燕京書狀官之行》五首，為送人赴燕之後，第一首末兩句“前路三千勞屈指，寒雲一抹是幽州”，語雖不多，而路途之苦辛宛然可見，特別是以“寒雲一抹”，概寫古幽州風貌，凝煉傳神。宋代蘇軾晚年在從海南貶所得以北歸，臨渡海前曾作詩，其中有句云：“杳杳天低鵠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澄邁驛通潮閣》二首之二）此處“寒雲一抹是幽州”明顯是繼承了蘇詩的句式，蘇詩是以“青山一發”，遠處青山隱約，遙望如人發絲，顯歸途之遠，舫山則以“寒雲一抹”既顯路程之遙遠，更見道路之艱難。再者，“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曾有詩句云“林梢一抹清如畫，應是淮流轉入山”（《泗州東城晚望》），以“一抹”林梢寫淮上景致，顯清婉情調，這裏則以“寒雲一抹”狀北地風物，呈嚴冷境界。舫山一句包含二家筆調，而縮合自然，推陳出新，自臻高境。“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¹²⁾，這些詩句寫景形象，言情自然，情隨景生，景中帶情，少白於此批圈，洵屬得當。這些批圈之處，看似簡單，然少白眼光之精準，品鑒水準之高超，於此也俱見。

周棠於舫山詩，不僅有圈點，還帶批評。批評的筆墨繁多，內容也多樣，其中有的是指出舫山詩句的淵源與傳承，如《杪秋偕金進士雨觀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三頷聯“白雲堆裡看人影，流水聲中聽馬蹄”，少白批圈因評曰：“抵得‘山從人面起’二語。”認為此聯與李白《送友人入蜀》詩中對句“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相仿。《秋杪往斗陵偕內史丁蓮史大林夜話》腹聯“秋風野屋喧彭魄，夜雨邨燈買索郎”，少白批圈並評曰：“摩詰雋句。”《寄李校理紹川啓善關東直指之行》二首之一頷聯“溪屋燈懸聽雨枕，山樓花落送春杯”，少白批圈因評曰：“疑近輞川矣。”均指出舫山的這兩首聯詩有唐代王維的遺風。《秋日遊僧伽寺》二首之一頷聯“雲影逗峰常帶雨，草香緣澗不關春”，少白也批圈因評曰：“香山佳句。”謂其即使置於唐代白居易的詩中亦屬上乘，點明了其與白居易詩的淵源。《杪秋偕金雨觀進士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頷聯“一聲歸雁客題葉，數點疎聲僧打鐘”，少白批圈因評曰：“唐句，當入錦囊。”謂其似唐人之句，當被收入錦囊之中。《寄李校理紹川啓善關東直指之行》二首之二頷聯“雞聲曉月孤燈店，柵葉西風舊酒壚”，少白評曰：“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在指出其似古人之作的同時，兼表敬重之意。《約曹承宣丹泉錫輿游文家

12) 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二，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8月版。

園亭》頷聯“花外人家皆錦裏，柳邊城郭盡黃州”，少白批圈因評曰：“盛唐氣象，應亦重見漢江。”謂朝鮮文士筆下，也有盛唐氣象。少白在對這些詩句的評點中，道出了舫山詩與前人的相似之處，指明了舫山作詩的路徑。從舫山詩本身和少白評點來看，舫山為詩，主要師法的還是唐人。

少白於舫山詩的評點，也有的從藝術上指出其佳妙之處，如對《奉別尹尙書崱溪定鉉按察關北》二首，少白總評之曰：“二首情景兼到矣。”另對於《姜進士應周宅偕韓校理敬源、李孝廉龍鎮夜話》二首之二頷聯“幾處梅花歌盡白，舊時楊柳夢猶青”，少白批圈因評曰：“情勝於文。”《初夏過曹承旨丹泉宅》腹聯“落花天似醉醒後，含雨山如睡夢中”，少白批圈因評曰：“畫所不到。”《送閔翰林經園致庠赴燕京書狀官之行》五首之五末兩句“漢江三月桃花鮓，好伴輕裝爲我攜”，少白批圈評曰：“渾脫。”謂此兩句渾然一體，有如天成。《重陽夜喜權石浦度憲夜至》頷聯“荷盡池塘秋漸老，柳疎庭院月添光”，少白批圈因評曰：“言外有神。”《和丹泉瓶中荷花韻》末兩句“淺笑無言香欲動，六郎風致夢相關”，少白也予批圈，並評之是：“不粘不脫。”對於舫山詩歌在藝術上的成就，少白常常是要言不繁，切中肯綮。從舫山原作和少白批點，也可見當時韓國漢文詩壇的創作風尚。

從這些評點批圈，可見少白於詩亦有眼光，不爲妄言，言必中的。如對於《寄李校理紹川啓善關東直指之行》二首之二頷聯“雞聲曉月孤燈店，榭葉西風舊酒壚”，少白評曰：“竟似古人，何處著我。”晚唐溫庭筠《商山早行》詩中有句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舫山的這聯詩，與溫庭筠詩在物象的選擇與語句的連屬方式上，確實非常相像，雖學習的是前人，而又能自然融合，如自我出，表現出荒寒景象，客路苦辛。少白在指出其與古人淵源的同時，也對其予以青睞。《杪秋偕金雨觀進士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頷聯“一聲歸雁客題葉，數點疎聲僧打鐘”，少白批圈因評曰：“唐句，當入錦囊。”晚唐趙嘏《長安秋望》詩中名聯“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寫秋景動人眼目，膾炙人口，人稱“趙倚樓”。少白於此雖未直接點明舫山此聯出自誰家，但讓人一望而知是指誰，並稱其當被收入錦囊之中，可見對其的稱賞。舫山化用前人成句，自然而不板滯，表現出秋日蕭瑟，僧寮冷落，確值得稱道。《杪秋偕金進士雨觀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二頷聯“鮮明山入徐熙畫，消瘦人成

賈島詩”，少白批圈因評曰：“未經人道著。”與其他與前人有淵源的詩作不同，少白於此指出這聯詩未經人道過，是詩人的創造。這聯詩反常合道，直接將山比作畫，謂山入畫，人成詩，顯山景之明麗，人形之瘦削，自出機杼，無復倚傍，構思極艱而造語極巧。少白將此拈出，對舫山的創意出奇深有會於心。《初夏過曹丹泉承旨宅》腹聯“落花天似醉醒後，含雨山如睡夢中”，少白批圈因評曰：“畫所不到。”少白能詩擅畫，知作詩甘苦，此語是道出了舫山此聯詩的高妙，只可意會，難以筆傳，不可以畫筆傳達出其妙。寫初夏時節景致，謂落花時節，天是如人“醉醒後”，落雨時節的山也是如在“睡夢中”，透出了初夏時節面對滿天落花的悵然若失，也活顯出此時初夏梅雨時節，山嵐雨氣氤氳一體，難分彼此惘恍迷離的景致，實為畫所難到。古人云，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¹³⁾ 靜止的東西可畫，活動的事物則難以畫面來表現，這也涉及到了詩與畫表現領域的分別，正如今人所總結的：“一句話，詩里一而二、二而一的比喻是不能入畫的；或者說，‘畫也畫得就，只不像詩’。”¹⁴⁾ 少白以畫著稱，此語是少白的甘苦之言，也是對舫山原詩的最好評價。從這些評點，不僅見舫山詩的淵源與妙處，也可見少白的批評眼光，即注重詩歌的渾成自然，講究言外之意，追求韻味，在他眼中，畫理與詩理實合二為一，相互融通。

周棠在評點舫山詩時，也不避舫山詩的缺陷，並對之提出直言不晦的批評。如對於《丹楓》三首，少白總評曰：“三首似太費力，總欠意故也。”對其中第一首的尾聯“殷勤當日題詩處，一片隨流出內宮”，評曰：“刻畫太甚。”對於第二腹聯上句“一生拉瑟聞霜雁”中“拉瑟”一詞，也予以批貶。再如對於《權石浦度憲李來山氣浩過訪》二首中的第二首，少白總評此首曰：“似少律。”認為其不符合律詩格律。舫山《自斗陵還京早渡斗尾津》原作的頷聯上句為“黃榆店冷孤煙上”，腹聯上句為“病客帆檣添雁信”，對於句中的“冷”、“孤”、“病”三字，少白均予以批貶，並評之曰：“此等字面，原屬詩家深致，然苟可以不用，儘可不用。”少白覺得“冷”、“孤”等字用得並不妥當，應以具體的描寫，傳出孤、冷之態，而不應直接說出。“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於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

13) 東晉顧愷之語，見《世說新語》下卷上“巧藝”，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4) 錢鍾書，《讀〈拉奧孔〉》，《七綴集》第46頁。

感人也淺”¹⁵⁾，詩歌若過於直白，無疑會削弱其感動人心的持久力量，舫山於此兩句詩中連用三個顯示自身狀態的字，確實過多，少白的批評可謂在理。少白對舫山原作也予以改動，有時改動幅度還很大，並說明修改原因的同時，指出原作的不足之處，如《杪秋偕金進士雨觀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腹聯“經歲溪岩皆舊面，侵雲衣袖宛仙蹤”，初本作“坐看煙生猶俗戀，宿來雲際忽仙蹤”，少白評“猶俗戀”三字曰：“此為對句所縛云，故今取一聯全然改之。”同首詩之尾聯“煙霞痼疾誰醫得，除卻尋山百事慵”，初本作“若非謝屐尋山約，西郭無人起我慵”，少白評“起我慵”三字曰：“此為韻所縛云，故今取一聯全然改之。”因原詩對仗或用韻上的欠缺，故全聯改之，這也是對原作直言不諱的批評。從這些對舫山原詩的直率否定也可見出，周棠評異域文士之詩，並非一味推重全部肯定，而是本著“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則，該褒則褒，應貶則貶，即具學術之眼，又備公正之心。

4. 周棠批改

周棠對於尹廷琦詩作，多予改動。有的是直接改動，如《南漢山寺送遊伴還京余與雨觀出小青門向洌上》腹聯，初本作“贏得黃花差別席，莫聽歸雁悵虛欄”，少白改為“贏得黃花差別席，莫將歸雁聽虛欄”，將“聽”改為“將”，“悵”改為“聽”。又尾聯，原作“君題紅葉勤收拾，喬木軒前又共看”，少白改為“新詩紅葉勤收拾，喬木軒前約共看”，將“君題”改為“新詩”，“又”改為“約”。《二月李進士農山泰魯宅夜話》二首之二的尾聯“琴榻小眠茶始熟，竹爐殘火自溫存”，上句初本作“曉榻眠醒茶試煎”，下句中“竹爐殘火”，初本作“小爐焙火”，少白也是大半改之。《權石浦度憲李來山氣浩過訪》二首之一首聯，初本作“寒食清明雪過初，柳堤東畔此茅廬”，少白改作“寒食清明雪過餘，柳堤東畔寄茅廬”，改“初”為“餘”，改“此”為“寄”。這些地方，都是徑予改動，兩

15)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4月版。

相比照，高下立見。也有的圈點和改動兼而有之，如《落葉》尾聯原爲“飛時莫向離亭去，腸斷秋風摻袂人”，少白改“飛時”爲“飛飛”，並加以批圈。《自斗陵還京早渡斗尾津》腹聯少白批圈，原爲“病客帆檣仍雁後，野人籬落半漁磯”，少白改作“病客帆檣添雁信，野人籬落半漁磯”，將上句中的“仍雁後”改爲“添雁信”。《重陽夜喜權石浦度憲夜至》腹聯少白批圈，初本作“詩家燈盞蛩蟹地，野客衣聞稻稔香”，少白改作“詩家燈暗蛩蟹候，野客衣含稻稔香”，改“燈盞”爲“燈暗”，改“蛩蟹地”爲“蛩蟹候”，改“衣含”爲“衣聞”。另如“鴉啼岩吐日，磬罷澗生風”（《秋日遊僧伽寺》二首之二頷聯），“金鞭騎隊朝分部，紅燭鴉鬢夜醉樓”（《奉別尹尙書崧溪定鉉按察關北》二首之二腹聯），“春與客來真有脚，雪將年去了無痕”（《二月李進士農山泰魯宅夜話》二首之二頷聯），這些詩聯，少白皆予批圈，並加以修改，其中“鴉啼”原爲“鴉鳴”，“金鞭”原爲“金盃”，“客”原爲“友”。有的地方，少白更是將圈點、批點與改動三者合爲一體，如《送閔翰林致庠赴燕京書狀官之行》之二末兩句“漢江三月桃花鮓，好伴輕裝爲我攜”，少白批圈因評曰：“渾脫。”並將原句中的“皇京”改爲“漢江”。《重陽夜喜權石浦度憲至》頷聯“荷盡池塘秋漸老，柳疎庭院月添光”，少白批圈因評曰：“言外有神。”另將原句中的“荷敗”改爲“荷盡”，“月多光”改爲“月多光”。《杪秋偕金進士雨觀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腹聯“經歲溪岩皆舊面，侵雲衣袖宛仙蹤”，初本作“坐看煙生猶俗戀，宿來雲際忽仙蹤”，少白評“猶俗戀”三字曰：“此爲對句所縛云，故今取一聯全然改之。”並將整一聯詩幾乎全部改過。之三頷聯“白雲堆裡看人影，流水聲中聽馬蹄”，少白批圈因評曰：“抵得‘山從人面起’二語。”並將原本的“白雲影裡”改爲“白雲堆裡”，“人壁”改爲“人影”。少白於舫山詩改動之處甚多，相較於評點，改動更爲費力，也更見功力。這些所改之處，反映了少白於詩的眼光和功力，也確實是爲原作增色。

首先，所改之處較原作更爲準確，如《奉別尹尙書崧溪定鉉按察關北》二首之一末句“西海年前喜溢民”，“年前”，初本作“前年”，少白改作“年前”。此句下另有注云：“崧溪尙書年前按察海西。”據此注，可知改“前年”爲“年前”，在細節上更符合實際。《權石浦度憲李來山氣浩過訪》二首之一首聯“寒食清明雪過餘，柳堤東畔寄茅廬”，其中“雪過餘”原作“雪過初”，“寄茅廬”原作“此茅廬”。寒食清明之時，已是暮春時節，天氣漸暖，縱使有雪也是殘冬餘雪，而“雪過初”，是指雪剛下過。謂“雪過餘”，較

“雪過初”更符合當時時令特徵。另“寄茅廬”與“此茅廬”相較，“此”僅是說明一個存在的狀態，表示柳堤東畔有一茅廬而已，而“寄”則表明是人寄身於這草廬之中，不僅將景物與人結合起來，讓景中有人，且使畫面立時有了動感和情態，也準確地傳達出人居此茅廬時的實際狀態。《重陽夜喜權石浦度憲至》頷聯“荷盡池塘秋漸老，柳疎庭院月添光”，“荷盡”原作“荷敗”，“月添光”原作“月多光”。“荷盡”，不惟符合當時重陽時節的景物特徵，也符合整體詩境，若用“荷敗”，則呈現一片荒涼景象，衰颯之氣，讓人凜然生悲，也明顯與詩題中所言“喜”字相背。蘇軾《贈劉景文》詩中有句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少白改“荷敗”為“荷盡”似是沿自蘇詩，然也用得準確得當。另，原句中“月多光”，僅是對月亮的靜態描繪，說明月色明亮而已，改“多”為“添”，則是一動態的過程，表明月色由弱轉強的過程，也使畫面由靜態而變為富有動感。少白對這聯詩批圈因評曰：“言外有神。”也是在少白予以修改之後，舫山詩作才更為準確傳神。

其次，舫山之詩經少白修改，有的也更為生動。如《落葉》詩之尾聯“飛飛莫向離亭去，腸斷秋風摻袂人”，“飛飛”原作“飛時”。“飛時”僅是對景物的客觀記錄，而“飛飛”，動詞連用，則不僅刻畫出了樹葉落下時的動作，而且那動作也非僅一時，而是連續的，仿佛讓人看到樹葉在空中隨風慢慢飄落的情景。另《姜進士應周宅偕韓校理敬源、李孝廉龍鎮夜話》二首之一頷聯“舊雨樓臺燈黯黯，中宵風雪話綿綿”，“話綿綿”原作“漏綿綿”。“漏綿綿”，道出的僅是夜晚的綿長，而“話綿綿”，則顯出的是情意的深厚。之二尾聯“泥滑城南行不得，莫尋歸路遽揚舲”，“遽揚舲”原為“曉揚舲”，“曉揚舲”是自然的記錄，此詩的注中也云：“李孝廉明將還安城。”改“曉”為“遽”，不但顯出歸行之速，歸期之迫，也更加深了惜別之情。這兩處都是一字之改，而情思立變。另《重陽夜喜權石浦度憲夜至》腹聯“詩家燈暗蛩螢候，野客衣含稻稭香”，“蛩螢候”原作“蛩螢地”，“衣含”原作“衣聞”。既寫的是秋天的景致，時令已是重陽，謂“蛩螢候”，不僅與詩題相映，也表明不僅是一個地方的秋天，而是四海皆為秋氣所籠罩，所涵蓋的範圍實較“蛩螢地”更為廣大，同時也表明處此秋風漸起之世，詩人心頭無盡的悲涼意緒。“野客衣含(聞)稻稭香”，“稻稭”原為莊稼，“稻稭香”也主要指稻花的香氣。莊稼之香，原本清淡，不像脂粉那般香氣襲人，用“衣聞”，較之“衣含”，更為符合

稻香的實際。不僅如此，聞是外在的，含是內在的，謂“衣含”，是指稻稔之香自然地融入野客衣服中，顯出野客的超逸灑脫，雖非有意地標新立異，也是自然地不同於流俗。《權石浦度憲李來山氣浩過訪》二首之一頷聯“春緣禪榻拈花外，雨信人家種樹初”，“拈花外”原為“拈花眼”，“種樹初”原為“種樹書”。寫初春的景象，將“拈花眼”改為“拈花外”，擴展了詩所表現的空間，將“種樹書”改為“種樹初”，也突顯了時間，使詩所表現的時空特徵更為廣闊鮮明。對少白之改，斗陵評曰：“外、‘初’可謂二字師。”唐代僧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其中的“數”為“一”，突顯出梅開之早，為稱為“一字師”。斗陵在此謂對少白改“眼”為“外”，改“書”為“初”為“二字師”，對此二字之改，均持肯定讚賞的態度。之二頷聯“一鳥不啼生畫靜，萬花齊擁見樓高”，“萬花齊擁”，原本作“獨花遙發”。在此“萬花齊擁”明顯也比“獨花遙發”更能襯托出樓房之高，高樓也與齊擁之萬花相映成趣，反與遙發之獨花大小過於懸殊，難成比例，在一起極不協調，改為“萬花齊擁”，實較“獨花遙發”更為恰當。“句法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¹⁶⁾少白於舫山原作，往往是一字之改，而使整首詩精彩畢現。

另外，有的改動之處，使原詩表現的內容更為豐富，詩味也更為濃郁。如《二月李進士農山泰魯宅夜話》二首之二尾聯“琴榻少眠茶始熟，竹爐殘火自溫存”，上句初本作“曉榻眠醒茶試煎”，下句“竹爐殘火”，初本作“小爐焙火”。原句固是生活實況，而修改之後，則更富情趣。上聯原句“曉榻眠醒茶試煎”，只謂早晨醒來，試著煎茶，改“曉榻”為“琴榻”，榻上有琴，自見情致。“曉榻眠醒”，是謂夜間睡去，早晨自醒，改成“少眠”，則不是大睡，只是偶然稍息，醒來之時，恰值茶剛煮熟，仿佛物隨人意，情趣盎然。另“小爐焙火”，只是接續“曉榻眠醒”，並無他意，而“竹爐殘火”之“殘”，不僅與前“茶始熟”相呼應，也與後“自溫存”相對照。兩相比照，不難見出修改後的詩句含意更為豐富，所表現的閒適自得情趣也更濃烈。《杪秋偕金進士雨觀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腹聯“經歲溪岩皆舊面，侵雲衣袖宛仙蹤”，初本作“坐看煙生猶俗戀，宿來雲際忽仙蹤”。少白評“猶俗戀”三字曰：“此為對句所縛云，故今取一聯全然改之。”整個一聯詩幾乎全部改過，原句“俗戀”與“仙蹤”對舉，少白所改則完全打破了原句的

16) 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中華書局1980年9月版。

限制，原句雖也表明了超塵脫俗之意，但上下兩句實僅說一層意思，即在仙與俗，超凡與入世之間的徬徨、猶疑，且是直言其意，顯得過於直露，而乏含蓄之致，這則為詩之大忌，“語貴含蓄。……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¹⁷⁾ 少白予之修改之後，則不僅“侵雲衣袖宛仙蹤”，以衣袖侵雲，展現翩翩神仙意態，且以“經歲溪岩皆舊面”這具體物象，顯示時間之流逝久遠，使畫面所包含的意蘊更為深遠。之三頷聯“白雲堆裡看人影，流水聲中聽馬蹄”，少白改“白雲影裡”為“白雲堆裡”，“人壁”為“人影”，并評曰：“抵得‘山從人面起’二語。”原本“白雲影裡看人壁”，“人壁”含意不明，而改成“白雲堆裡看人影”，則不僅通俗易懂，且更真切地顯出山上白雲之多，突出山路之高聳險峻。舫山原句經少白修改之後，方不愧有“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李白《送友人入蜀》)的境界。

少白於舫山詩，評點非妄評，修改也非妄改，而是煞費心力，讓原作錦上添花，精益求精，從中也可見出少白高超的眼光和精湛的筆力。少白的評點和修改，也獲得了舫山的認同。少白所評點、修改的詩作雖只是舫山眾多詩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舫山詩作在結集時，將這一部分詩作及少白評改並未捐棄，而是盡數收錄，且是單獨列出，在《舫山遺稿》中作《紅葉傳聲集》，在《舫山先生遺稿》中為《蘭西批評》，在《尹舫山詩稿》中是《燕上批評》，名目不一，所收錄的內容則大體一致。另外，舫山詩集不管是抄本、印本抑或影本，均以少白修改過的文字為正文，修改前的舫齋原文僅在行間夾註中提及，於此也可見舫山對少白修改的理解和尊重。少白公心與舫山虛懷遙相輝映，中韓兩國文士共同為漢文詩作增光添彩。

5. 他人評點

舫山《紅葉傳聲集》，本是托燕行使者帶至中國請人指正，少白的批改在傳回

www.kci.go.kr

17)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歷代詩話》本。

朝鮮後，朝鮮文人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又對舫山原作和少白批改再予評點。流傳至今的《紅葉傳聲集》，除少白之外，還有其他朝鮮文人，如權敦仁、李芝田、斗陵等的筆墨。權敦仁(1783—1859)，朝鮮哲宗時文士，字景羲，號彝齋，又號瓜地草堂老人，本貫安東，純祖十三年(1813)文科及第。¹⁸⁾《南漢山寺送遊伴還京餘與雨觀出小青門向洌上》詩頷聯“滿帆明月揚州遠，匹馬西風漢水寒”，少白批圈，彝齋亦予批圈，贊同少白之見。另《杪秋偕金雨觀進士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三頷聯“白雲堆裡看人影，流水聲中聽馬蹄”，彝齋也評曰：“此一句貼於《秋山行旅圖》，不覺筆頭墜下。”以為其寫景形象，傳達出山路之險。另《寄李紹川校理啓善關東直指之行》二首之二首句“夔夔匹馬走長途”，初本作“平安一馬在長途”，少白改作今本，但是李芝田對此質疑曰：“夔字，東韻不入平聲，當考。”從朝鮮本國音韻上，對少白之改提出疑問。

斗陵其人，名字難以確考，印本《南漢山寺送旅行社遊伴還京餘與雨觀出小青門向洌東》詩下有小字注：“余往斗陵外家，雨觀往藍溪權相國宅。”¹⁹⁾既云“斗陵外家”，則斗陵應為丁氏族人，與舫山相友善。《紅葉傳聲集》中另有《秋杪往斗陵偕內史丁蓮史大林夜話》、《自斗陵還京早渡斗尾津》，斗陵亦是以本貫地名自稱。斗陵亦對舫山詩進行評點，有的更在少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如對舫山《丹楓》腹聯三首之一腹聯“丹灶成功千朵裡，赤城標建萬山中”，《落葉》頷聯“猶能戀杪徘徊久，似欲歸根轉輾頻”，斗陵皆予批圈，另結合《寄李校理紹川啓善關東直指之行》二首之二頷聯“山勢遙分弓裔國，江光寒入豸王都”，斗陵批圈並評曰：“懷古登臨之作，全不用輿地古跡，為大欠。”指出登臨懷古之類詩的創作，應結合史實地域，這也顯示出其本人對此類詩作法的見解，允為中肯。

斗陵對少白予舫山詩的評改，有的贊同，如《落葉》尾聯上句“飛飛莫向離亭去”，初本作“飛時”，少白改作“飛飛”，斗陵評曰：“飛飛，一字千金。”《權石浦度憲過訪》二首之一頷聯“春緣禪榻拈花外，雨信人家種樹初”，頷聯少白批圈，並有改動，將初本的“花外”改為“花眼”，“種樹書”改為“種樹初”，斗陵評曰：“‘外’、‘初’可謂二

18) 據《韓國漢字語辭典》第二冊第1131頁。

19) 抄本此詩題中“東”作“上”，題下亦無此注。

字師。”斗陵於此兩處對少白的批改是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另《杪秋偕金雨觀進士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一頷聯“一聲歸雁客題葉，數點疎聲僧打鐘”，少白批圈因評曰：“唐句，當入錦囊。”少白僅曰此句似唐人詩句，斗陵則更補充曰：“項聯與趙嘏並驅。”明確揭出舫山此句是與唐人趙嘏詩相似，並可與之並駕齊驅。《杪秋偕金雨觀進士炳陸游南漢山寺》三首之三頷聯“白雲堆裡看人影，流水聲中聽馬蹄”，少白、權彝齋皆有評，斗陵也批圈，並針對彝齋之評曰：“藍翁(彝齋)已以正法眼覷破。”謂彝齋識見高超，也認同彝齋之見。

斗陵對少白批點，並不盲從，有的地方還特地予以說明、駁正。如《丹楓》三首之一尾聯“殷勤當日題詩處，一片隨流出內宮”，少白評曰：“刻畫太甚。”斗陵則謂：“不可全歸刻畫。”對少白謂此句是太過於雕琢明確提出不同意見。之二腹聯上句“一生拉瑟聞霜雁”，“拉瑟”一詞，少白批貶，斗陵反曰：“未及攷否？”認為是少白未做細考，遽下決斷。對《丹楓》三首，少白總評曰“欠意”，全予否定，而斗陵卻在三首之二腹聯對句“自古蕭騷集暮鴉”下批圈因評曰：“非意而何？”以具體例證，對少白評點提出切實質疑。《二月李進士農山泰魯宅夜話》二首之二腹聯上句“病懷遲滯同雲腳”，“遲滯”，初本作“取懶”，少白改作“遲滯”，斗陵評曰：“‘遲滯’二字亦不安。”認為少白之改亦不貼切。《自斗陵還京早渡斗尾津》頷聯上句“黃榆店冷孤煙上”和腹聯上句“病客帆檣添雁信”，“冷”、“孤”、“病”三字，少白批貶，因評曰：“此等字面，原屬詩家深致，然苟可以不用，儘可不用。”斗陵則評曰：“‘冷’、‘孤’何害耶？郊島詩當全部削之？”少白不滿舫山用“冷”、“孤”、“病”這些直言自身苦寒的字眼，斗陵則認為這些字用亦無妨，如若不許用，那麼孟郊、賈島之詩當全部刪削。詩史上孟郊、賈島齊名，“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²⁰⁾斗陵在此孟郊、賈島二人為例，可謂與少白之語針鋒相對。從這些也可看出，斗陵對於少白的評點，也是持有自身的見解和觀點，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的更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促進了對舫山詩作評析的深入。

20) 張耒語，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九，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1993年11月第2版。

6. 結語

周棠與尹廷琦二人，未曾相逢，却交同莫逆。舫山《紅葉傳聲集》中的詩作，藝術手法純熟，特色獨具，贏得了中韓文士的普遍讚譽。周棠對於異域文士的作品，悉心地予以評點和批改，既指出其詩作淵源，對其詩作佳處予以褒揚，同時對其不足之處也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甚至對其欠妥之處徑予修改。舫山對少白和他人的批評也充分尊重，虛心接受，不僅在自己的詩歌結集時全予採錄，而且在正文中就運用少白修改過的詩句，對自己的原來詞作，僅在行間夾註中予以說明。另外其他韓國文士，如斗陵、權彝齋等，對於舫山詩作和少白評點也有議論，其中對少白評點，有的接受，有的也提出不同意見，並不盲從，更未趨於一律，體現了學術上的獨立思考與平等交流。周棠與斗陵、權彝齋等對舫山詩的品評，皆要言不繁，言之有物，議論精到，修改也恰到好處。而在一詩集中彙集了諸家的批語和修改之跡，這不僅是文學上一罕見現象，也顯示出舫山對諸家言語的尊重與珍惜。《紅葉傳聲集》裡保存的中韓文士評語，不僅是重要的文學創作史料和文學批評資料，也是中韓文士友好交往，平等切磋的歷史見證。此種以學術為天下公器，不挾私見的精神，也令人羨慕，更值得稱道。紅葉不僅傳聲，也傳情，傳達出了中韓兩國文士之間的文字交往與淳朴友情。《舫山遺稿》作為朝鮮抄本，如何流傳到中國，現已難考。在《舫山遺稿》、《舫山先生遺稿》和《尹舫山詩稿》這三本之間，文字也間有異同。綦望此三本能薈為一書，融成完璧，以廣傳中韓，嘉惠學林。

<參考文獻>

尹廷琦，《舫山遺稿》，朝鮮抄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

尹廷琦，《舫山先生遺稿》，1939年石印本，（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3月影印。

- 趙鍾業, 《韓國詩話叢編》第十一冊, (首爾)東西文化院1989年1月版。
 胡子, 《苕溪漁隱叢話》,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 1993年11月第2版。
 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 (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4月版。
 丁福保輯, 《歷代詩話續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版。
 郭紹虞, 《宋詩話輯佚》, (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9月版。
 錢鍾書, 《七綴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月第2版。
 金台俊著, 張璉瑰譯, 《朝鮮漢文學史》,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
 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 《韓國漢字語辭典》, (首爾)國大學校出版部2002年6月修訂版。
 楊廷福、楊同甫編, 《清人室名別稱字型大小索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李靈年、楊忠主編, 《清人別集總目》,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周駿富輯, 《清代傳記叢刊》第74、77、78、79、82、202冊, (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1月版。

<국문제요>

청대 화가 주당(周棠)은 그림뿐만 아니라 시문에도 능통하였다. 일찍이 조선 학자 윤정기(尹廷琦)의 《홍엽전성집》에 대해 심도 있고 상세한 평점을 달고 비평침삭을 하였다. 한국의 문사들은 윤정기의 《홍엽전성집》에 대한 평점과 비평침삭에 대해 다시 평론을 덧붙였다. 여기에는 긍정과 부정의 입장이 공존하였다. 윤정기는 시를 모아 시집을 낼 때 갖가지 평론들을 모두 보존하였다. 윤정기의 시작품에 대한 여러 문인들의 평점은 요점이 복잡하지 않고 매우 명확하고도 정확하여 당시의 창작 경향과 비평 사조를 반영하고 있다. 이는 문학비평사에 있어 중요한 자료이자 중한 양국 문인들 간의 문학 교류의 역사적 증거라고 할 수 있다.

중심어 : 주당(周棠), 윤정기(尹廷琦), 방산유고(舫山遺稿), 홍엽전성집(紅葉傳聲集), 평점(評點)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1.3.31	2011.4.28	2011.5.16	2011.5.20	2011.5.31